



明文海卷三百三十七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記十一

居室

巢居記 沈鯉

余西圃石假山中植巨槐四本於新闢蓬迺左右兩  
相對方時之茂清樾四合如幕斯張可避微雨其中間  
旁出老幹越道相及如伸肱援手者狀余命圃人揉而  
曲之約之以繩可容人卧起其上而其下可通行往來

明文海 卷三十一  
與樓居之狀彷彿也余時或有所厭苦欲逃去之則即此攀援而上凝眸趺坐習為養生家吐納引氣熊顛鳥伸率常至移刻乃罷。而呼童子進茗。既薦觴。至則自酌自飲自歌自侑無所與賓客酬酢獨時有雜鳥百許翼繞相飛鳴如舞如和其名稱不可悉辨余時為引滿浮白而鳥不習余或晚余伸縮吐納然有瞿然羣起而去者余默自愧豈吾德有闕乎至人所居鳥不羣吾今乃見疑若此于是益習為養生之術墮跡出聰比于木雞鳥至是始不驚散余時復以所啖餘商散擲

樹枝而嘆酒招之鳥乃滋狎有攫余豆中之商以去者久之且來巢吾樹高。下。比余而鄰殆將遍焉而余巢處其中央以羣茲羽族共稱有巢氏之民而倏然身世兩忘也無所羨富人樓居矣夫始吾未有斯巢也嘗即田中廬以居而牽牛者蹊吾田已遊城市灑掃庭內邀賓客取適賓客或醉而督過之入室而室人交徧譎我吾所為厭苦而欲逃之也今去而遊方外棲此巢而羽族與處若其同類敢自謂習養所得可希至人頓感乎至此乎抑煉性柔形元同物我之理有在此而不在

彼者余求之不得其說也姑為文記之

耐辱子坊記 沈鯉

余涉世不謹既謝事歸猶有以惡報加余者或謂子宜辯予曰莊生不云乎呼我牛也謂之牛呼我馬也謂之馬大夫宜自處若此矣何必辯竟止不辯人謂余耐辱也則呼予耐辱子余自称亦耐辱子云耐辱子老矣頗善樂人不但能樂也且好為兒戲居嘗植花竹成叢所居宮不二畝而山池臺館隨宜布列者居強半焉復于其堂前建坊題曰天民逸豫自署曰總理穀孰鎮寺

處農事兼提督本宗學校詔賜還上農三品服耐辱子自題諸典耐辱子游者入其坊睹其所陳列知其真逸且豫也顧所署總理提督者不知其云何必異之以問耐辱子前解曰吾假此一戲耳曩吾備位秩宗固有後奉玺書以行間嘗稱總理提督佺尊矣今歸在田亦不知吾之不尊也則擬此發一粲蓋余不腆之田二曰穀熟鎮者其一也余方春課耕夏課耘秋督收入合千畝之眾披簑戴笠序鑄植籽者無慮數百手皆惟吾頤指是視左、右、無敢有不共吾命者吾賞罰時行焉

或時駕小車循行阡陌吾具吾上農服當軸處中無與  
吾分席而坐者有所號召固不凜：惟吾得專制之不  
可謂總理乎此事竣而歸則我倉既盈我廩斯積臨我  
池館以逸以豫時復有暇則進我家塾子弟小：大：  
各隨其蒙師執經而前而吾據上坐有叩則鳴哀然先  
覺其諸子弟進退秩如也無敢有弛吾閑馭者吾綱紀  
之矣非提督而何古人云施于有政是以為政奈少不  
自量竊吹仕路欲勉竭不肖之力以富教兩言效銘刀  
一割而卒不能今歸在田以為家督使蒸嘗有備頌仰

可資一門之內父：子：長：幼：各安其所亦少盡  
此心耳然既歸在田而猶假通人之號以屈疆蓬艾之  
間者蓋道可苟行則天池榆枋各自有適而性真無不  
可樂也豈有所慕哉故曰直假此一戲耳客聞而笑曰  
有是哉吾子之好戲如此也古之人有行之者矣其殆  
東方生之流乎雖然人生幼夢何榮何辱亦直戲焉耳  
矣作耐辱子坊記

存蠹齋記 沈 鯉

歲辛卯余居室西偏構齋三楹儲古今書籍可數千卷

縣額其上曰存蠹云存蠹者何余有書不能讀而蠹乘之以為食邑余弗驅也故以為名嗟乎使余壯齡力能強記而家故未負自舉業章句外則終日兀然而壁耳烏知宇內有何書可讀及後叨一官薄遊都下有常祿之入得稍購四方之篇籍廣其睫皆乃復以戢事繁繫役，奔走雖有書不暇讀今幸解組歸遊神方外得肆力學問而髮已種，雙眸已眊轉矐忽忘雖有暇不能讀吾居然書肆一賈也可勝嘆哉今年夏積雨彌旬卷帙之上苔痕四溢比晴則命兩童子出而曝庭堦之下

而羣蠹縱橫腹皆果然今還視吾腹乃枵然也捧而一笑已碩見童子之色怒若于蠹有憾者且蒐而殲之余亟止之曰何為其然物成毀有時吾有書不能讀而蠹乘其隙為我一飽吾寔使然蠹則何罪假令蠹不蝕而余終度束之高閣以待一再傳之後即不有魚蠹得無有人蠹乎盈虛消長往復有數雖強且知靡得而逃焉故積之太盛者未有不散失者也君子于此有所好不待不求，之得不必皆備苟備矣不必堅執為已有而珍惜之太甚蓋昔石文之主嘗遣輜軒之使分道四出

購山藪遺書歲之于金匱石室天祿文昌之署與奎壁  
並爛今存者幾乎而惜吾一室之儲乎所惜吾有書不  
能讀蠹雖飽不知味則此書之不遇而無用均也斷簡  
殘編猶有存者或有待後人乎亦余所不敢必也莊生  
云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此言夫六經常道不待儲而自  
足者也何蠹之虞其非是者蠹與不蠹任之而已殲之  
何為童子聞余言怒解為歛書還故處而蠹逸者半仍  
竄處帙中者亦幸俱無恙焉嗚呼人世之積而無用終  
不免于人蠹者宜不止是編也余因是也悟乃援毫記之

隣壁記為訓戒諸子姓作也

沈鯉

余甲戌八月請告歸里先君子為子寘莊田二所其一  
在城北四十里而與吾鄰壤者為諸生管渭死遺一  
孤學林有襁抱嬰某氏則使遣以田來鬻予初不知其  
意謂有所不贖也而渭故有常稔田二所稱饒富何為  
其然已探其微意則曰子為官彼羸然嬰也墻覆壓境  
詎能安業不如早見幾為愈耳子聞之愴然乃進其使  
者語之曰歸語而母若果為門祚衰不能多有田則鬻  
其他田而留其典吾鄰壤者吾力能庇若非是則先人

遺業豈可輕棄若恐吾佃者之或軼汝也則吾當束以  
法使不敢捨汝一遺德惟而世自擇娶聽予果鬻其他  
田數百畝以安鄰壤至今而學林亦壯而受室矣予田  
卒無改于舊越十有五年戊子余謝宗伯事歸田而先  
君久厭世吾無廬可居也則假家弟之間宅以居凡五  
丈即今亦玉堂是也惟家指甚夥率多有僦居于外者  
鄰娶盛氏年愈六旬矣且無嗣亦時以鬻居為言予知  
其意亦管之意也為引子罕處鄰人之事慰止之盛至  
今安堵予居亦無改于舊然自鄰管氏至今垂二十年

未嘗一日不稱安飽也余即東拓宅西斥畝何益即不  
拓不斥亦何損嗚呼昔人有躬耕畝畝恥匹夫匹婦不  
被堯舜之澤者及用世世卒能使鰥寡孤獨皆各得所  
而予乃無當于世今歸在田扶此兩髮使皆無恙或稍  
存此意于萬分一乎抑有愧昔人多矣惟吾諸昆季子  
姓有曠然知足閔然以振窮恤孤為事而演予此意以  
傳無窮者是予志大行也予乃為述意于鄰人之璧

域外三槐記

沈鯉

里居以藩垣為域之外吾不得而享其有也惟吾居



有奇者予性不奈暑方盛夏夕陽毒人極為酷烈而居廬不堪禦暑也適鄰人盛氏以宅來鬻予不忽受鬻第假其東界餘壤之直吾西垣之外者種樹資夕蔭乘涼其下盛許諾予復與約言曰吾假壤以樹壤而壤則樹亦而樹也畢吾生而已盛曰諾予乃以辛卯仲春宜栽種之日植佳槐三本高俱可丈餘圍兩楹有羊幸雨多及時無不活者蓋一年如蓬二年如蓋迄今三逾夏而樹陰迴合不見夕日時維六月羲和將委轡于咸池予兀處一室方鬱蒸不可當忽從間西闕佳景在彼則亟

命兩童子舁一竹床與一几安寘其下而吾披襟岸幘手一編而趨之矯翫一望樹陰周環如幕斯舉予不覺輾然一笑謂吾無一斤一芥之費而突起大廈若此乎少頃涼颼起樹端踰垣而至濯我煩襟若故人遠來灑々出衷言相喻也已復有陰雲籠樹上方英々而白忽蒼然改色若深潭倒映在空也樹間有雜鳥可百翼乘風上下時往時來嘒嘒其音不知其為彼為此也予樂為則更命童子治具招邀吾一二弟兄坐竹床為河朔之飲酒後耳熱有賦歸來有歌棠棣有誓嘉樹者或擬

我義皇上人而吾獨感時事為泣然泣下蓋吾同里巷諸公當年起大廈連雲治高臺廣榭以明得意者何可勝數也今皆不知其踵跡之所在而吾託蔭于鄰人之尺壤以遂其苟安乃輒便得之而寬然有餘樂豈有常處哉今而後苟可適吾意不必皆已有為快矣

悟迷橋記

沈鯉

余亦玉堂西直杏花館前面地稍下遇陰雨則行者褰裳頗為不便于是始運甕為橋以通往來且借為遊觀之適橋三孔上可布二席環四周飾以欄楯後徑直可

尋惟由前出入者道迂曲不易辨故往來于此者多迷焉必徘徊審視之良久而後悟而余乃題具前坊曰悟迷云夫迷一也其有不同者則自外及內迷于入而由內達外迷于出也予數年來奔走世路問津問渡冗無虛日迷蓋久矣今幸得歸而由是橋也以入吾室誠利于悟既歸而卧頗遂苟安回憶曩時問津問渡日寄命長年三老之手而不敢自必其身吾直欲裹足于斯不復循是橋出也則猶利于迷。悟各有互也可執一論哉昔之論迷者有言家有言國其内外出入不同也獨

迷于国者質々矣彼其過九達之道紛然多岐可安之乎九味之坂曲如羊腸可終避乎縱不其然得無有載飢載渴靡室靡家乎語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羔羊觸藩勢難退遂思深哉此尼父所為深慨于東西南北之人也夫安可迷而不返也而迷于家者則坐而飽食聚族而語無悲歡離合之感無飢渴寒暑之患其居于其行徐々身日游頽頽盤古典鴻蒙混沌為友也迷何為不可者今而後一寘足此橋宜辨其出入矣不睹諸忘者乎夫迷與忘之迹相似也昔有善忘者朝聞言夕

忘夕睹事朝忘久之而親識骨肉無不忘也何不可者乃其子憂之而為求善方已之忘者頓悟奔數十年可憂之事一旦而援其心胃曾不若昔者之忘之適也則怒而杖其子然不可復得矣吾今之迷得無類之乎苟愛我者慎無以治忘之方治予迷也予今且忘之矣

扶杏館記 沈 鯉

余市纏五丈中為亦玉堂三間兩旁隙地則各建小樓一所覆之以茅若兩翼然曰醉竹樓者其一也其西為扶杏館云扶杏者何館前有杏樹二株其一居左畔者

兩幹駢起糾纏而上若相為扶也故名而直館之前為  
悟迷橋時方春和升橋北望花開如錦籠館其中若有  
若無隱一杏花村也昔人有詩云借問酒家何處有  
牧童遙指杏花村余每哦此句于扶杏館中意有所慕  
則假為酒肆時以款客其諸凡器用及詩歌圖畫之類  
亦無不模倣市肆者前後兩楹書聯句各一帘市肆酒  
帘所書故余皆襲書焉而更取里巷歌謠庸工繪畫襍  
綴壁間以資捧腹而款儲款客具則當室正中衡長桌  
一張可左右坐以登俱可容數人而桌上所寘則

僅柴竹箸一筭瓦器數事長頸大眼壺數把客至而飲  
進山蔬野飯而已間或招道童侑酒擊漁鼓歌方外曲  
使人欲翻遠奔也詩所咏杏花村者余不知何狀豈  
即此景象哉抑又有金勒馬嘶玉樓人醉者蓋他所非  
吾館也然可望去矣余老且病足不及環堵外于吾  
童子時所嘗見杏村酒家者款一至其地不可得今倣  
而為之于吾廬得日與親識兄弟酣暢于此情意綢繆  
依然扶杏其庶幾償吾夙志乎若更有盜飲甕下而至  
大醉者亦增吾杏林景色也館人宜延之客坐恣使盡

吳無恠焉時已丑清明日記

四鳩巢記 沈鯉

予成亦玉堂之再月旋即堂東偏隙地小構一室以為燕寢又閱月告成事方自他所徙居為適有鳩一偶亦遂來巢予异焉謂卜居之初有此物兆吉乎否與不可不詳論之也蓋聞詩鵲巢之說曰鳩性拙頽又云居鵲之成巢何也夫天下無兩而立者也巧則巧拙則拙觀物于巧拙之際與觀人于清濁之間君子皆不能無疑也鵲雖巧豈能不拮据而成巢而鳩獨口不瘡手不瘡

一旦乘所有以居蓋鵲反不如者猶可謂拙乎鳩乎鳩乎豈其拙名而巧寔陽外而陰內者乎物如斯吾不欲自覲也豈兆之佳者乃亟命涓人驅除之而鳩繞其巢飛鳴惶々如泣如訴若將止予者予感而益异焉而為鳩原之則終亦拙者而已矣蓋大厦成而燕雀相慶此物之巧者也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此物之知者也此吾之闐闐為大厦何限鳩不知巢焉而巢于吾室其卵翼可俯而闕也願非拙而何予賦性顛蒙不喜涉世々之君子方將有討予之拙欲覆其巢者既徵諸色矣而鳩

顧適吾以居乎是游于羿之殼中耳知巧者豈如是由  
斯以談則鳩非拙名而巧寔陽外而陰內無惑也北木  
何不佳之有乃更命涓人謹護之而鳩巢始定自是予  
讀書其聲吾、鳩呼而其鳴呱、如唱如和如恋如慕  
與吾有敬相狎者予不但無疑于鳩且轉自疑也向所  
以來鳩之巢者何耶世嘗言海翁忘机鷗鳥不飛鳩豈  
為是也者而來與抑賭予之貌一鳩也而不能辨與或  
吾室極拙且陋也遂以為鳩巢而附居之與抑殼氣有  
相感者與皆予所不能知也第嘗聞善為道者巧欲日

損拙欲日益其損其益在所與處矣今以鳩之拙巢于  
吾室是鳩益一拙也以吾之室有鳩之巢是吾益一拙  
也鳩乎我乎我乎鳩乎其俱有益之象者乎予是以宜  
鳩日益甚乃歎廢鵲巢為詩也因而未能少頃假寐夢  
二羽士褐衣斑文儀觀整暇揖予而前曰幸託君之宇  
以庇予幹又借君之膏以白予心予既拜君之明賜敢  
不卒復以所聞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予雖拙無似  
然猶有血氣心知焉君往昔蓋不能無疑也今竊見主  
君之杖有刻予形者有貌無心比之木雞其德全矣君

尚亦有意乎今而後彼扶爾行予伴爾居相守一搢永  
不畔去其庶君三益予予與若蓋得君而四矣幸主君  
盟之夢語未畢遽然而寤開戶視之閭其無人頽惟見  
二鳩之栖吾簷也嗚呼噫嘻我知之矣在昔有巢氏而  
後有稱爽鳩兮五氏以名其官者穀羽士得姓之始與  
于是扁吾室為四鳩巢而賡詩以歌曰鳩來巢其音鏘  
予卜居終焉允臧時庚寅穀雨日也

放鶴記 沈鯉

予性極好清尤好觀物其在羽族則形質最清者宜莫

如鶴矣予極心愛之頽非家常畜者不易致旁求之僅  
得一偶以寘吾緣林之軒簫交映予少有不快則扶  
杖往觀之飲且食有不甘則對之食飲客詣予不能  
款客則指鶴謂曰盍為若羽士留客無不大飲至醉者  
予于是愛彌薦焉時徧贊于客曰美哉曷予其衣縞其  
裳元其幹頤而頂朱裛然一竹林隱者也吾與若其相  
共死生矣與方濃適見一蟋蟀推糞凡轉輪而行逐  
不休予惡其穢也而敗予之具欲斃之不忍姑縱而舍  
之而一心惟吾鶴是好一日予遠行未歸童子飼鶴者

不戒其常餉致鶴餒甚及歸入門忽睹其食穢也則駭而大驚以為吾老且耗也不能審視邪迫視之鶴也子愴焉神喪茫然如有失向對之食飲者欲啜之不出更悔其曩昔之徧贊于客者之甚無當也而恥之欲斃之不可亦縱之而去而向之推丸者則化為元蟬矣方高棲茂樹之林吸風飲露不需乎人世一粒兩翼飄然如霧縠微渺也不染乎一塵已復見樹上粘一殼肢骸備具者尸解然者不知其所化園人告予曰此所謂蟬蛻即曩時轉丸者之所變化也予默悔其初幸不使就斃

為嘆息無已嗚呼吾向來好鶴謂其質至清也今若此已惡于轉丸則謂其近穢也而今又若此物安可皮相哉予表而出之為世之持衡者存鑒戒亦因以自儆也

五愚公同社記

沈鯉

宋四周皆河山迴環而中蟠輿壤數百里川澤之氣鬱而不宣故土風頽固而其人多愚考諸傳記則有若守株待兔拔苗助長刻舟求劍襲石為玉者是為古四愚也越數千載及我明萬厯中乃又有今愚公一人其行事與古四愚極相類然以其無不愚故不以一事成名



也而第稱今愚公以別于古之四愚者而宋有五愚云古四愚先後生田間終其身不離其鄉土其所與皆其曹也故雖愚而無害于世今愚公乃誤羈一宦以北游帝鄉典四方高明才知之士伍而乃習其誑俗不能依阿其語言動靜而與之相上下提其耳則弗喻鑿其竅則不通坦途在前而莫之知由伏弩在後而莫之知避如是數年卒以愚取敗幾不至兵在其頸也而不知所稅駕有蹴而為之謀者曰人各有宜居亦各有宜偶子誠宋人也則亦復而所求而比德者而與之為偶而庶

幾無患而處非其據偶其所不敢望以罹此重困何為也今愚公聞言類瞿然覺者乃即日徒步歸而視其里之人雖顛蒙如故然靡有類已者必比德而偶則惟古四愚乎而四愚公已遐哉邈矣可奈何于是始益徙宋城之東荒曰蒙昧之谷者受一塵辟草萊而室為室成而粉其四壁繪古四愚公故事于上而閉闔却掃日迴翔徙倚審視之走趨之一有所行事必曰古之人古之人復時自語言呶呶若有所質對者食且飲必祭而先焉若與之酬酢或從問闕之未有不竊笑者也今愚

公顧自喜益甚而曰此真吾偶乎特不言不笑耳因自稱五愚公之社嗚乎古今人安可相及哉而同社其取笑宜矣雖然竊聞諸先名志苟同道苟合雖越千載旦暮遇之也志不同道不合比鄰千里也今愚公之與四愚者維生不並世乃其鷄居而穀食有貌而無心則固同調也而槩且圖其形列其事與共處一室而朝夕目在焉安可謂非偶也然而無血氣心知無得失利害與是非毀譽以生其憎愛而兆其瑕釁也則可全交也彼向與高明才知者詎不亦相得驩甚乃其臨得失利害

與是非毀譽之小；拂意也能使不畔我去乎不被我以兵乎比是以度則友知不若友愚也友貴不若友賤也友今人不若古人與稽也貌而言貌而言不若其不言不笑也今愚公置偶若此者豈有所德哉即以稱同社何不可蓋自五愚公既結之社後有復要今愚公為帝鄉遊者今愚公輒搔首閉目誓畧足不出其里社以輕負吾偶而予惜其始而誤終而得不遠之復也而嘉之為作五愚公社記以告夫宋人取友者而諱其名氏不書時屠維困敦攝提指元冥之月也

愧軒記 顧憲成

昔柳子厚落職永州其所為文辭往々有無聊之色至如蘇子瞻又何超然自得也其詩曰日啜荔枝三百箇不妨長作嶺南人可謂知所處矣予竊惟順逆時也窮通命也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何則以憂臣之事君猶子之事親也臣不得于君子不得于親所宜日夜省愆補過兢惕以將之誠懇以格之動心忍性猶蓋其不能以俟之何則以樂憂近歟樂近盈是故柳既失矣蘇亦未為得也雖然是二子者固有說焉子厚侗倪

負竒有經世心其暱于叔文等非直真富貴而已一旦被不祥之名以出將何以堪子瞻高曠拔俗不能下人入以故爭疾而中之非必上意者若是者曾不啻浮雲之過太虛而何足以介于臆然則子厚之憂子瞻之樂益自不苟耳且非獨此也子厚誠不勝無聊卒能發憤淬礪列于不朽與韓昌黎並驅則亦可以洗滌夙垢用自愉快消其窮愁子瞻豈不稱超然哉而忠君愛國出自天性頌坐慙直數賈罪俾譖邪得氣重貽主德之累則黜慘懇惻殆有甚焉者矣此又以知子厚之憂未嘗

無樂子瞻之樂未嘗無憂非恒情可得而測也予無似  
自度去二子遠甚敢謬附于憂與樂兩者之間惟是奉  
謹以來自監司而下卒儼然而客之不及以政其州之  
者老子弟頌以為是父母我也一切供事惟謹而予靡  
毫髮執塞間嘗與諸士有所揚權大都不離于訓詁非  
能益之也于是乎歸而求之六尺之軀猶然故我微發  
困衡搃歸鹵莽又靡毫髮表樹怠其戒而勤其享據其  
名而漁其寔有愧而已予考州乘往莊公定山亦嘗譖  
于此甚有思德至今人能道說之若焦泌陽雖貴在日

月之際莫之問也得失之鑒昭然甚明予將奚居哉因  
顏之曰愧軒而為之記

水居記 高攀龍

漆湖之干有洲焉可二十步三分贏一以為廣其外池  
周之其外堤周之其外湖周之又其外山周之所謂軍  
將漆塘諸山也主人即洲作居以水為垣豁然四達主  
人偃息其中以水為礙泊然自得或凭軒而眺或隱几  
而暝或曳杖而遊目之所赴意之所遇鳧鳧之所安無  
非水也居久之于是主人閱日月升沈雲霞起滅草木

榮瘁禽魚去來與四時百物相代謝于一水之間而忘  
乎其為我也居又久之于是主人且宅天宇之寥廓餐  
元和之膏潤乘浩氣而翩翩上下于無窮之門而忘乎  
其為水也或曰子之樂微矣獨矣主人謝不敏曰夫造  
化者固逸余于是夫吾請問之及命之泰筮得節之兌  
其卦曰水澤其辭曰安節亨主人莞爾而笑乃歌曰可  
以樂飢必之洋洋兮所謂伊人在水中央兮

可樓記 高攀龍

水居一室耳其左偏為樓，可方丈窻疏四闢其南



則湖山北則田舍東則九陸西則九龍峙焉樓成高子  
登而望之曰可矣吾于山有穆然之思焉于水有悠然  
之旨焉可以被風之爽可以負日之暄可以賓月之來  
而餞其往優哉游哉可以卒歲矣于是名之曰可樓謂  
吾意之所可也曩吾少時慨然欲遊五嶽名山思得丘  
壑之最奇如桃花源者托而棲焉北抵燕趙南至閩粵  
中踰齊魯殷周之墟目覩所及無足可吾意者今迺可  
斯樓耶噫是余之惑矣凡人之大患生于有所不足意  
所不足生于有所不可無所不可焉斯無所不足矣斯

無所不樂矣今人極力以營其口腹而所得止于一飽  
 極力營其居處而所安止几席之地極力營苑囿遊觀  
 止于歲時十一之托足耳將焉用之且天下之佳山水  
 窮矣吾不能日涉也取其足以寄吾之意而止凡為山  
 水者一致也則吾之于茲樓也可矣雖然有所可則有  
 所不可是猶典物為耦也吾將繇茲忘乎可忘乎不可  
 則可樓者贅矣

明文海卷三百三十八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記十二

居室

事賢堂記 丁自申

郡治有賓館之設古未之有也其以義起而為之與予  
 以所見論之為夫牧郡者之與鄉先生學士相揖讓也  
 有所隆其道必有所以養其尊而鄉先生學士之為彼  
 齒讓也將以謂牧吾郡也是嘗出政令蒞人民闔郡而

父母之矣彼為所蒞者非為其父兄子弟則為其親戚故舊泥于父兄子弟親戚故舊治使之義而過為名刺以相題也則未及門而免車將歷階而左上于道誠隆于體誠降于節文誠拘溢而未安主賓習以為固然而恬莫之怪何哉且非獨此也其蠶朴之具雖弛而梧杖者尚躋立焉其簿書之務雖閣而刻木者尚伺顏焉請問而入傳茶而出足未上堂而謹呼又擁然至矣然則將何以嚴其敬事之分而湛其咨詢之衷也蓋觀之孔門從政以子賤鳴琴而治單父猶所與事者幾人而子

游為武城得澹臺氏則嘗以公事至其室者雖今昔之體勢文貌固自差別然先民尚德之風猶可曠代想見度其子賤之所事者非北面而承教焉必無有以安其身若乃行不由徑之士而溷于吏胥側足之塗則有望望然去亦難責以武城之得人矣以今所為築館而事之也將使賢者養其尊焉賢上者致其隆焉事固有比禮而度義夫雖非古之道亦猶行古之道也予拙無他長特喜嗜賢自蚤遊術黨以至獲交海內負其賢而不屑與吾衆矣未有賢而不樂觀者既領郡而得古人則

又產多賢之地乃其鄉之先生學士彬々然翼々然時  
不鄙予而傳介通命則應門者肅入于東之廳事焉庭  
第治無雜植有栢森然其中左右芭蕉可數行立如張  
蓋動如懸旌如拱如導予倒屣而迎則恍乎若釋獄中  
之囿而遊于益公之舍耳飽仁義之言心旣道德之範  
然以禪政學而匡不逮因思宓子之所事與言子之所  
得當亦有若人乎遂更扁其堂曰事賢益竊取孔門居  
是邦之訓以庶幾夫古之從政者而記以俟朝夕省觀  
焉記成于易扁之明年而館則仍寅賓之舊云

希鄴堂記

丁自申

予少也弱而放父師課以小學孝經及四書大義不甚  
解也家兄故業易則取易授一遍茫然了不曉所謂然  
好觀雜書無由得也時于笥中竊贏錢從故宦家易亂  
書數種其可意義通者夜篝燈密觀睡以來書代枕人  
莫能窺之一日家大人搜笥求錢不得從床頭無書得名  
非日所授者詰予狀跪而鞭之余以購書受鞭寃不止  
母安人恚而勸曰是兒吾豈意其若斯哉往吾之幼兒  
也以膝下移置地然呱々泣也試取故紙敗帖玩于前



明文海  
卷之八  
若朗然能為誦聲者移時而忘其啼吾以兒當若何竟  
為故紙敗帖之癖也家大人怒霽解曰吾始謂妨故業  
耳雖然兒所易者書也即以錢費不愈于他費乎盍姑  
任之是後予以就傅辭出外雖冗書堆案家大人亦莫  
知誰之所授矣既行年十七八猶童心也忽經書本肯  
而耽玩好若左傳國語史漢三書若戰國策韓非六子  
與夫遜志空同等集皆手抄彙輯以資誦識坐此經義  
艱澁屢困有司稍返本黜華三十而始窈一第追憶少  
年馳騫之勞亦悔日力之虛擲矣然自顧涉獵梗概誠

不自度以為千金敝帚也遊宦金陵無紛華冗沓之煩  
得以盡發南廡書庫取紙輕價廉者必具本焉吳中客  
以貨書至間授所好俸寡不能售然不忍拒也捐緜繒  
以償所值客咲而受之其同志有聞予好者亦稍益  
予以所無焉蓋積數車而歸以重累一介之行李會故  
園毀于寇家大人他無所保也驅數僕浮海負入域中  
毋佯為戲曰兒何貧兒有富書出半屋特貧無棲書處  
耳予乃籍篋數并莞鑰以寄于姻有力者之家既久而  
頗為蟲所侵薄遊歸暇理篋整蠹自悼其初之不審且

惧其終之就散也因思謝顛道讀史多識程子尚有玩物喪志之譏余徒取以充卷也自蚤歲涉獵之外不能有加玩物不已甚乎然母安人從幼以玩之使予因以墮是癖嘗以受鞭猶莫懲也矧是家大人出諸厄中固以護予之所用心者予何敢忘焉遂僦屋而選堂以藏仍其初之題曰希鄴蓋鄴之家藏三萬軸雖未敢幾而繁之能開父卷則有待焉為吾之兒曹者無貿易之費無重負之累得以醒心寓目而慰其不貧但不至如汝父之馳騫可矣不然俟後之子孫有如予之癖者留取

故紙散帙以止啼聲猶賢于敗子之嚙書而犯其一蠹也已記此以示長兒造并遷近遵

甕竇記 周 昂

乙亥夏六月閏寓戶部劉靜勉負外郎第里中人為校官于綦江者郡人送之予為作序借水為喻卒章用井九二之繇曰予甕敝漏者也亦偶見及之翌日乃雨積旬壞東西家墻敝相聞砢砢怒呼人婦子環擁毳荷箔立而食屋漏下衣垢不履如行塗淖中可鄙所寓旁小屋壞相露及無爾我然拾斷鬚甕塞之兩童敝不克事

予方飡志而起張蓋督事靜勉子繼能方錄書輒來觀  
曰先生止即捲袂披裳代兩童事下欲作水竇無材予  
顧簷下棄巨甕腹既裂厥口完好可材衆咲謂不可予  
竟可之置如卧床狀水汨汨圓出他竇外視之隘厥中  
曠然以容其納也若谷其容也若泉隣媪稚遞相告語  
曰劉地官家甕竇成不勞費又固不滯宜習為也愈于  
吾甕為矣或諾之或耻陋之或患其腹不寔膚脆為垣  
屋累媪曰冷石竇垣且壓將孰累乎俄徼卒督人潔街  
衢散歸不言噫甕敝矣瓦礫等耳孰望其為作竇材也

厥亦幸哉竇在垣屋中位至卑事至輕量至褊甕而屑  
為之材厥亦匪幸也哉甕之用于酒醬菹醢醢井汲  
其常也人不以幸言之乃今竇而幸之亦悖矣哉惟其  
不幸而敝也而且材于竇則幸也雖卑也而積雨之  
壞及其危不及其卑雖輕也而朱戶茅茨均為不可少  
雖褊也自足以達其壅固幸為之矣雖然完而用者甕  
之常敝而棄者亦甕之常不盡棄而用其餘者未必非  
其常也人惡窮好達與物為之情耳物何與焉士大夫  
能不以為幸棄為不幸常吾常而物吾物斯過人遠

矣

療鶴軒記

王好問

隆慶己巳七月余偕寅大夫部君以公退出經時雍里  
偶見一鳥延頸伏地其鳴甚哀若有所訴于人者引馬  
視之則病鶴也胸之前肉剔去者如掌流血淋漓一翼  
折骨巉<sup>上</sup>以出余為之惻然顧部君曰凡物之有害于  
人者人從而殺之非過也其畜于人者人從而食之非  
過也鶴之為物棲而水次固非畜于人而害于物者  
也今乃罹患如此律以人理殆無罪而遭害者乎使右

購得育之省署以金藥傅之閱月餘而瘡漸愈骨之折  
仍舊也乃延瘍醫曰郝氏者以飲藥續之凡數劑而骨  
之折者漸相屬又數月而毛羽之生者茸<sup>上</sup>然又數月  
而神氣漸爽能振翼為飛舞狀則荏苒<sup>幾</sup>二年矣第既斷  
之骨雖以藥續終脆弱非故態也若余一念之不忍則  
庶幾盡矣嗟乎仁人愛物皆吾心之良也物之罹患吾  
得而救之矣以人而較之非其輕且緩者乎余自為御  
史歷諫垣皆法吏也姦宄能盡誅乎冤抑能盡伸乎刑  
獄能盡清乎有一於此即為曠官而天下之不得其平

者寔余之過也。負主疚心于此甚矣。顧區區于一物而加志焉。失緩急之序。昧輕重之宜。吾過矣。夫古人有所為則紀之。皆情見乎詞者也。吾于此舉為自慚。而昔之一念亦惇乎不可已者。因此軒為吾所徜徉。而昔常療鶴于是也。遂書以名之。以記吾過云。

登書樓記 王好問

今上宅位之五年。為隆慶辛未。好問以僕正受命南來。為太常卿。太常古秩宗。秉寅清典禮。祀不以簿書器數。侵有司用。是得究心典籍。官舍之側。舊有書樓。題曰壯

懷前卿裕春袁公作也。樓止一楹。雖規制不廣。而窓軒四豁。踴暢高潔。抗鍾阜引江流。俯石城。揖魏闕。氣象凌立。而修竹茂木蒼翠。鬱葱朝暉夕陰。靡所不宜。宦客得此誠足棲遲好問。一日登斯樓。顧公所以名額者。感而思作而言曰。予觀古今人。無論賢不肖。凡別帝京遠親。舊未有不慨嘆離索。茫然若失。而羈懷旅思。楚亡不自禁。豈皆情之不可已哉。由未識其大故。不能已所累也。若夫豪傑之士。則不然。感遇聚散。雖不可齊。然而剛大激烈。志不可奪。進而用時。退而自善。進退有餘裕也。遠

而憂君近而憂民遠近無異情也故凡天下之物可喜可驚可畏可惡者萬變于前不可名狀而吾心之湛然者不淆吾氣之浩然者弗餒也豈不偉哉夫事有曠世而相感者心之同也况不肖與公先後登臺省及見其立朝大節不吐不茹殆毅然丈夫也自是雖遠近去就所遇不一而直大之節始終不渝揆之古人出處之義復何愧乎予薄劣嗣公高躅深恐不德為愧前哲故式刑率循誠由中出偶因公之名斯樓而與其所見之大也遂書之以警云

訪玄樓山房記

張維樞

余閱趙子昂所記山水清遠圖大畧謂天目之水至城南三里而近匯為玉湖汪上且百頃車蓋道場崑崙諸山奔騰相屬列峯環周如翠玉削空浮水上中湖巨石磊落類浮玉此其最清遠處耶余到郡刺船往杭見峯巒起伏蒼翠欲滴微風吹波玉紋可愛近石頂立一小浮屠象玉印意必有願真握玄拔跡風塵之士枕平臯而構道室娛神其間以不虛此清遠景况舟子為指山間數楹是符道人玄樓山房也問道人為誰即太復先

生也余舞象時誦先生制義知其用志專及通籍薄遊中外覩所結撰知其儲才溥而經濟宏近與沈叔敷唐美承談易得先生之修教吸靈益恣是役也不喜拜吳興符喜獲拜先生山房庶幾聆衆妙之緒即遂移舟往謁覩先生骨竒神清角巾布袍蕭然也入門數株扶疎隨風動籟藪々如也陟木橋十許步見湖水內注數十頭蓮荷離披水上也從橋橫進十許步茅屋三間虛室生白友生所從叅玄問竒也再進十許步列東西二樓其一祀猶龍老子其一則先生修教吸靈處也旁或構

小亭或翼數椽幽然野意真可與風行而可與水浮也余時徙倚數刻已有仰白雲汰塵土之想是後每春朝秋夕風輕雨餘便掉輕刁徑通同先生躡屣縱目樓中覺風奔泉響雲罩舟飛遊翔相忘鑑谷互應而印玉對立中央余咲謂山川贈此一片玉為先生道符五湖長不足挂也先生為曠解已訪所謂靜有二功其靜功要在閉三于希夷昏默之間函一于安靜虛無之際守之浮游旋曲之中同之閤闢寤寐之候坤德之章已含天地之復隨見與三寶篇合而有功則在調停文武之火

令精氣神盡歸土府水土交結情性還元無主有七入  
無為大周天間先生嘗對余言道人之學全發于參同  
契箋矣道人用功八年而學二子七年而辟穀五年而  
不寒暑九年而斷房而應節十年而候晦十二年而行  
符而今乃箋是契余私嘆先生巖栖川觀若許年始證  
幽三為一與道合真其苦樂相循如此余輩欲以塵劫  
息餘片念回光拘于糟粕筏筌間而尋逆法去玄不  
益遠耶且世亦安能盡如先生昔嘗諸高士若陸鴻漸  
張玄真俱以一茗一釣混光塵于緇素烟波之徒韻致

誠超矣然識者微窺其有體而無用未有若先生內行  
淳內觀朗內心虛上極而靜薦致遠而匡危于收翕寂  
冥中卓然具經世出世之局者列之李長源陳希夷二  
公可謂具體而微蓋余于契箋得其體于管權得其用  
于玄棲山房得其平生而世徒以先生因病習生托意  
問玄等之于一茗一釣之侶亦淺之乎知先生矣王右  
丞曰非子天機清妙安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趙子昂  
曰非夫悠然獨往有會于心不以為知言是玄栖也請  
與清妙會心者相證可也遂援筆而記之



致遠樓記

丁未之秋余與喻中卿呂爾搏唐美承六七弟兄談易  
蕭寺已沈叔敷後至間發一二證解多濂洛微言余為  
栖然心開及余于役八里叔敷有行省吾閩之命忽慨  
及時事移疾謝壘書同美承丈後先歸卧雲中余益心  
壯之庚戌春余再抵南京息研即推吳興長余甚難吳  
興間念茲行得證道問業于朱太復翁與叔敷美承二  
丈稍自寬遂以孟夏拜郡符數日後刺輕刁訪太復翁  
玄栖山房而二丈所居地雖郡城二舍而遙自初謁會

後非峴山春秋二社與訪道玄栖及議均役諸公事外  
不輕得見也余復值鄭直指久駐茗監司往來刺促酬  
應而時有喧啾櫻拂之遭迫劫意外不得與二丈頻相  
請益間因艤舟之便一再到烏鎮惻承美丈於禪終以  
讀禮未竟談不得劇至壬子秋季獄訟頗簡場穡告登  
余亦將拮据覲計矣偶與同事諸君有攜孥之行歸後  
乃獲移舟訪叔敷丈恨式廬造膝晚因縱步逍遙觀郊  
野之空曠田疇之縱橫桑榆之露立堂廡亭榭之清幽  
不覺對諸君喟嘆也謂吾黨埋首案牘氣煩志滯倘然

夷猶于間曠寂寞之鄉何至塵垢塞膺若是昔人所稱  
謀野而獲遊山嗜野而勝有遠神者因應爾因雖旁舍  
二百餘武同登所謂致遠樓見山之奔者蹲者闔者踴  
者連岫蜿蟺而磅礴致攫者交映四旁而太湖三萬六  
千頃之勝亦若澄涌晻靄媚雲氣而帶烟霏于几席外  
余益爽然而起粲然而笑躍然而晤斯樓之所名致遠  
也夫動靜遠近之境何常之有局外有所借而中有所  
縛棲伏于闔竇之門而眉揚趾高于奢豪賈客之侶試  
與之徘徊一丘一壑彼固等如嚼蠟之無味而惟恐躡

去之不速也何遠之能致若心曠而神行山立而水止  
脫塵中而據物上又何動靜之不偕適遠近之不齊對  
寂寞百尺樓之不足居高明騁眺望作五嶽五湖觀也  
君家兩世七仕同產三秀尊公仲若並著鄉才即八龍  
五常不啻君方且澹乎其若虛泊乎其一無所嗜閒  
乎十畝之間而瀟灑乎山水鳥魚之趣動耶靜耶遠耶  
近耶此與南陽之崗上一鋤抱膝長嘯者何異且余嘗  
思之寧不極則忙不理靜不篤則動不安君蓋昔于易  
而有味于乾龍之潛矣當龍之深潛淵蟄寂然無跡及

至乘雲氣凌薄景膏潤乎千郊萬彙而于潛之體仍  
 纖毫不動也君誠微察機先見田躍淵是將不久寧直  
 以十畝百尺樓吞吐雲烟而已名致遠所以志也叔敦  
 退然曰不佞且願為荷蕢丈人脩農田舍間時登樓息  
 足矣何知遠幸公與諸大夫之臨寵也請書為致遠樓  
 記

廣養魚池記 張維樞

余閱志中平涼趙景伯有養魚池記大約以尺池當巨浸  
 謂窮天下之大觀未始知觀者也其說似辨方予直

園土曰律中太簇為凍將解獺祭魚之候時則一甃既  
 涸寸鱗亦無容或戲余曰當此無魚能為廣養魚記乎  
 余曰何為不可夫窮大觀者未始知觀者也善養魚者  
 未始知魚者也今夫溟海之鯤遊天池而擊千里尚莫  
 知其脩而東海波臣止求活于斗升之潤魚之鱗若鮒  
 者下上尺池自以為從容至海大魚之奮鬐也震蕩海  
 水上立白波其聲侔鬼神反見腊于任公子之巨餌始  
 知命固有所制時固有所適見制雖吞舟苦于螻螿得  
 適雖鮪鮒等于巨鯢夫養魚者將制之耶抑適之將以

明文海  
卷之八  
已養魚抑以魚養魚耶果云以魚養魚是必縱之于大  
壑適之以重淵從大小之性齊安而魚水之情相得矣  
局焉天池寸鱗之觀為噫余又非侈巨浸而儉尺池也  
苟觀而未始知觀養魚而未始知魚會其淵然悠然于  
于心目隱現間則魚忘水我忘魚何必不養魚何必養  
魚有尺池寸鱗固樂無此亦樂何則是淵然悠然者固  
不在外也余故謂懸魚不如僑大夫之畜魚畜魚不如  
漆園生濠上之樂魚懸魚有意畜魚有待惟此濠上無  
意無待夫知之濠上者未始知魚者也客復進曰辯矣

斯言第僕見諸累土者之為遊釜為枯肆魚曾未敢一  
日望園上此中固不乏枝人乎魚不畏網而畏鵜鷁願  
君以養魚之說風之

海內名山園記 李維禎

廷尉陳玉叔少有向禽之好自署五嶽山人其足跡所  
至有三猶未憚於志而勉以廷尉免歸也使石工為山  
玉沙故城上以象五嶽沔故水鄉潏沆無涯玉沙矯若  
游龍因其勢而附益之南嶽則有天柱兜率回雁紫蓋  
青岑勒喜陽峒嵯峨金簡碧岫石廩潛聖雲隱翠鷲赤帝

集賢聽琴春草諸峯北嶽則有飛石大茂望仙元天龍  
 角虎風紫芝靈山琴棋通元凌雲諸峯東岳則有日觀  
 月觀秦觀丈人乾封登封靜望諸峯中岳則有錦屏太室五乳  
 浮丘少室黃蓋諸峯有洗耳巖有文魚池西岳則有高靜太華明  
 星雙鳳朝來松檜玉女大羅少華玉松檜玉女大羅少華玉秀毛女  
 玉井玉柱白雲落雁天然神秀諸峯而白羊城蒼龍嶺咸具  
 焉石往亡出平泉履道良岳蘓子瞻米元章家物及唐宋以  
 來名賢所賞鑒題識與近代太湖錦州之奇絕貴重者環  
 五嶽而錯峙樓曰皇經曰天尺曰望筠曰仙掌山房曰大酉堂

曰御風問月曰講經曰世美曰世德曰世息曰世忠曰讀曰魁香曰  
 閣曰朱陵曰鈎元曰藏經曰中天曰水閣亭曰脩然曰狎鷗曰  
 翠雨曰日觀曰觀蓮曰觀魚園曰文藥草堂曰獨耕曰玉沙  
 菴曰綠天曰無垢中曰有殿曰大雄精舍曰如上洞曰廬巖  
 曰希夷曰宛委橋曰彩虹曰平政名洞天者一曰華妙為  
 祠若廟以祀伏羲波碧霞元君若水神若向子平禽子夏  
 者各一天尺樓以藏儒書與玉叔所自論著無垢庵以  
 藏佛書泰山廟以藏道書而先世之冢域玉叔之壽藏  
 俱在其中其東西表以兩棹楔其延袤若干里其取義

取象或以五岳或自為名而總名之曰海內名山園上成屬其友李生少白使不佞為之記蓋騶衍稱中國于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有裨海環之乃有大瀛海環其外而道經因言海外五岳為廣乘為長離為麗農為廣野為崑崙鄒衍薄中國之五岳而求之裨海之外玉叔自侈其園之五岳而舉以盡海內之大觀兩者皆寓言也莊周稱莫大乎秋毫而泰山為小列禦寇為江浦之焦螟羣飛集于蚊睫黃帝與容成子視若嵩山之阿維摩詰

長者居丈室而容九百萬菩薩并獅子座至以一芥子納須彌玉叔之以海內名山名其園亦二氏寓言之指也雖然非二氏之言也吾儒固有之易之為書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類也園石之于五岳類有異乎子思言地撮土山卷石而其廣大不測極于振河海載華嶽興寶箴殖貨財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除日無歲除小無大名園石以五岳無大無小之指也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惟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

天下大其心體天下之物宇宙在手萬化生身而何有于五岳夫以形用者物而不化以神用者無方無體風之蓬<sub>上</sub>然起北海而入南海也指<sub>起</sub>勝之鱗者亦勝之然而折大木蜚大屋能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何以故神也孔子見老子退而嘆曰其有龍乎龍神物也能大能小以小大非小以大小則大玉叔能園石五岳者乃其能五岳園石者乎雖然吾窈有虞于玉叔大林丘山之善于人也亦神者不勝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不得于中稟授于外而以自適玉叔仕宦垂

三十年其于紛華靡麗將無有所厭薄而後迹之乎間曠之野若夫見舊國舊都者雖山林草木之緡十九猶然樂耶地非不廣大也人所用容足耳側足而掘之至于黃泉尚有用乎以為無用而廢之使容足于無餘地幾何不躡無用之為用大矣社之櫟以無用故大使其有用且得有此大耶然而為社直寄跡也治園石而為之五岳其有用乎其無用乎意者其神足以勝之而聊以是寄迹者耶大瓢浮之江湖不憂其無容大樹<sub>上</sub>之廣莫不憂其無用不然者玉叔將安用之余又聞之藏

山于澤藏舟于壑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成住壞空四  
種相劫其誰免此不佞無能為高論第願玉叔以其身  
所不得又有者付之園以園所不得又有者付之名山  
以名山所不得又有者付之海內以海內所不得又有  
者付之造化斯善用大者也李生曰此又二氏之言也  
不佞曰不然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日中則昃月盈  
則食聖人設象以詔天下後世或水在火上或澤中有  
火或木上有水或澤上于天或天在山中劫灰滄桑寧  
足怪乎佛以色空老以無名故能以小為大以大為小

本易之說而曲暢旁通之者也二氏之寓言吾道之寔  
際也吾儒之道大矣無所不有奚啻二氏即二氏無不  
可為用小二氏者小吾道者也李生曰善請歸以語玉  
叔而勒之他山之石

玩畫齋記 姚翼

余少從先高郵公流寓石門治小齋于所居之殿北臨  
細流上之北竹樹珊然在望雖非家之所有而可供清  
興余藏書千卷朝夕偃仰其中非疾不入內寢非傳經  
于人未嘗出遊外境余所學問雖稍上旁及百家然私



心所耽好而癖焉者乃獨在羲文之畫因以玩畫名其齋有越人陳海樵鶴者與余善曰大書頗怪偉遂索題三字扁于齋壁于是玩畫齋之稱頗傳于遠近同志後十餘年倭夷起海島間督撫大臣提兵鵬剿石門當東西孔道介胄之士荷戈往來者如織居民多騷動余亦卜築蘆溪里中故址奠護先人丘墓未幾土寇往乘間竊發不二年罹禍者再乃復携百口入郡郭余家郭中故無廬舍又苦貧不能創置東西僦居及今六七年輒三徙然余跡雖屢遷而所耽好則無改于其素家之

故業故器雖以兵燹不能一亡盡存而昔所藏之千卷則幸稍倍益藏書之室雖先後爽塏湫隘不同而自以所好之如故也其稱名不易蓋所謂玩畫齋者自石門以及蘆溪之里及郡郭之所僦居凡歷五處矣客有難余者曰子之齋以藏書而讀之也吾嘗共子鈎簾而檢閱之齋之中類而積者不下十餘篋其間六經之文箋疏傳註之說諸子之述作歷代左右史之紀錄以至天文地理歷律權謀兵畧字學藝譜之傳星官藥工山農野圃浮屠老氏之旨虞初禪官之遺與夫論美刺非感

明文海  
微托遠土饒家刻浮侈詭異之辭章無不收攬非直畫也而間嘗叩子之哀雖于天地剖判以來結繩之代微言隱語或未能種上博極而上下古今媿上談說庶幾皆得其大都蓋亦非止畫之玩而已也乃必欲以是名齋雖造物者屢奪之而不變何居余應之曰子謂余所藏之載籍有出于畫而余之所學有出于玩畫乎哉非直余也雖藏書之富有如金匱石室讀書之博有如古之耆儒碩彥余亦謂其無能出此而益之纖毫矣蓋天下之書冒于六籍自今究而觀之易固無容論矣乃若

乾坤之畫垂裳之治出焉是畫中有書也家人之畫闕睢之義備焉是畫中有詩也履之畫可以定上下之志焉是畫中有禮也豫之畫可以徵崇德之象焉是畫中有樂也夫子之論畫有曰辨是與非上其中爻不備畫之中不具春秋之褒貶乎其他九流雜說其中者皆六籍之支流餘裔固已曲盡于五百七十六畫之中而其所背而馳者則為外道邪魔不謂之書可也而况即畫之凶且吝者反而觀之皆可旁証而互發乎故余嘗謂有志于學古者玩文王之畫則周孔之繫猶為贅辭玩

庖犧之畫則文王之卦猶為贅象等而上之畫前有易  
固已盡天地古今之變而以玩畫為學因以名齋猶惧  
其病于枝矣何子之難我顧不于此而于彼哉今行且  
有四方之役繼此而所居之齋尚不知其幾也或天誘  
其衷而獲遂竊窺夫畫前之學固余之深幸矣儻猶滯  
于象也余何敢不從吾所好而舍己以徇人哉因書為  
記將隨寓而縣之齋畔云

吐握軒記

姚翼

史記家稱周公好士至一食而三吐一沐而三握昌黎

韓退之謂公有聖人之德天下士皆在其下風而獨好  
之如此其急假令德非聖人則食與沐且將不暇後世  
學士書生祖其說以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臨天下天  
下宴然如武王時其功悉由于此余竊以昌黎之說為  
未然公輔理成化之功所以兼三王而冠後世者蓋本  
其有聖人之德而吐握于食沐殆其餘也子與氏不云  
乎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進而一國天下皆然  
自古及今相天下者亦多矣豈皆傲然于萬民之上絕  
人以自用故獨以好士稱哉士之所親就而歸之者

各于其黨如雲龍風虎然不可假合惟公身為天下之  
善士是以相應相求莫非思皇譽毛之賢各獻其學以  
共成正大光明之治而公好士之聲為益顯乃若晚周  
列國平原則毛遂孟嘗則鷄鳴狗盜之客春申則朱履  
三千信陵則夷門侯生及毛公薛公者流自漢而下又  
若季布之于長君張廷尉之于結襪者王生蓋莫不得  
士以為用而計此數君之于士也亦類能剖心析肝以  
相信慕其接引延納之勤載之傳記者可取而覆也豈  
盡出吐握下哉顧德非周公則應之者皆俠客檢人雖

表上傳輩亦不過慷慨于一死曾不足以成仁取義此  
周公之吐握所以獨稱于萬世耳向令退之云周公惟  
有聖人之德故能得士以成功苟非聖人則雖不暇食  
沫猶為無補如此庶幾古今定論而其說之長當與道  
之行者並美矣惜其以一代儒宗而猶未達乎此上知  
言之所以為難也今海內外百司俱有賓館以交接士  
大夫茲邑獨缺余視事既踰年始相隙地得一區于儀  
門外之右偏喜其合古賓階之義也遂取贖金之餘易  
材鳩土建五楹南向中三楹為禮賓之所東西各一楹

聽賓之燕息外建門一楹東向因扁其門曰延賓館中  
 三楹曰吐握軒愧德之不競恐不足以致一方之賢者  
 而士止于百里之外則雖好士如周公而一邑之小猶  
 不足以效子賤鳴琴之治也乃伐石為文以記之兼以  
 自警云軒之役始于萬曆甲戌之六月其成在八月勒  
 文于石在乙亥之正月

明文海卷三百三十九

餘姚 黃宗義 編輯

記十三

居室

半舫齋記 邢侗

余家東土率皆平原廣衍無衣裳濠濮之觀而自余宦  
 遊吳楚數涉江湖樓船彩鷁響金奏而鼓迴颿庶幾  
 乎平生大觀矣越自得謝家食為園東城之隅大則為  
 犂丘亭古臺高揭鉅麗甲一方而亦有茅茨短棗委楹

曲廊依稀吳越間  
免裘中敞一齋仰  
施藻井俯則裁文  
杏為枰左簾綺疏  
者六才與棊几齊  
綠沉為飾宛若楹  
窻右則徒壁立東  
西通美對啓雙扉  
直北為中局南向  
穴壁甕如也主人  
有味乎歐陽畫舫  
之旨而額之似舫  
之半日半舫齋云  
縱僅為尺者八橫  
殺八之一可吟可  
掉可酒可碁可與  
羲皇遊可與頭陀  
居傍晚遠想居然  
三老長年之在御  
而鳥軋歎乃之聲  
互相喧答也已乃  
推窻延眺萬柳迴  
環若度秦郵之浦  
隨氏之隄俄而浩  
魄初升烟雲合庫  
隱三百雉三教樓  
檣爭出較奇則

又若放溜懸水棲  
帆彭城黃樓亘其  
前而坡翁月中游  
也若夫隔林洞簫  
深巷寒天家僮晚  
收鄰媪相杵又何  
減水籬吠豹遠天  
長笛前村漁火野  
泊夜春者哉余風  
濤中人也此雖遠  
舟楫曷敢一日而  
易波臣兒曹第誦  
斯言尚亦無忘陸  
海吾鄉信美其永  
勿見嘲于河伯也

投轄館記邢侗

榆塞杜日章氏三  
千里走譽黃之足  
以投轄館屬記于  
余之為濡筆記之  
日漢陳遵嗜酒每  
大飲賓客滿堂輒

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千載而下遂  
歸遵大度好客爭艷為口寔日章生長榆塞日所坐卧  
便習非屏渠之甲則勃盧之矛非司雷之鼓則蘭石之  
具身手撒旋若驚鳥捷猿下武擊技俠飛射聲之與伍  
而牛酒椎醜之為政爾胡取乎投轄而顏之楮曰章大  
度好客類陳遵饗其大人天將軍之業畧一染指壇站  
間即謝冠軍安家食所讀盡七畧四部之書所湛漬咸  
黃虞秦漢六季李唐之故華花墨潘棹霍鈞撫長篇短韵  
若大黃之弩一發破的又若八蠶在簇網絡纏綿良工

獨苦而後絲縷秩如也縹緗黃素在左旛旄旌符在右長  
鞞短鞞在前烏標蠻畫在後客而折簡客而不速客而  
四遠客而叱鄰客而冠盖客而布衣客而祭之門子客  
而桓之將林無不羨素綦之味沾滷丘之漿抑又庶羞  
千族方圓屢進處融格五激矢博驍戲車立騎弄氣闔  
虎方丈之地蔚為勝觀已而合樂大作呿陀婆門碾之  
盞之突厥阿鵲二盃並陳聽兩聽風透空碎遠涼州大  
徹颯然四筵已而修邁餘蕭合蟬滴溜瑣窻兒女掩抑  
羞溢已而陽羲就穎銀缸嗣暉桐馬蒲菴移樽改席瑟

徽紋軫始奏雅琴客主洽於丙夜遐壽暢于百齡即有  
刺史大窮尚書期對孰為假之後閣者循井之眉車皆  
脫轄日章于客技亦單矣客過吾廬輒言日章不第聰  
明才少藻其于敦朴檢押精嫻治辦蓋天性然視遵放  
縱不拘廢曹甘適者不可同季語則日章于遵投轄事  
取節焉可耳若日章者第飾紉素輕縈稱過賓客以為  
娛而遂忘尊大將軍破虜策勲之業令楊玉首非落他  
人手日章宜何如者及乎三城未築韓公耻之日章亦  
耻之矣駱駝一鎮如磬地寧不足日章父子起家所而

沾乾餼以愆之為託其何以得名朔方義烈慷慨為  
雕憶駕而飛鞚驟其勿徒以稱過賓客也而以厲兵秣  
馬為封侯畫像圖則投轄之館余且用武都丸土為日  
章封之矣日章日章其領之否

抱甕亭記 袁宏道

伯修寓近西長安門有小亭曰抱甕伯修所自名也亭  
外有花木正西有大柏六株五六月時涼陰滿堦暑氣  
不得入每夕陽佳月透光如水風枝搖曳有若浪紋衣  
裳床几之類皆動梨花二株甚繁盛開時香雪滿一庭



隙地皆種蔬瓜棚藤架松路韭畦宛似山庄小奴青泉  
負甕白石注水日夜澆灌不休面貌若鐵稍暇則相與  
宴息樹下觀其意殊樂之無所苦凡客之至斯亭者觀  
夫枝葉之翳鬱乳雀哺子野蛾之變化胥蝶之遺粉未  
嘗不以為真老圃也而是時伯修方在講筵先鷄而  
入每下直之時眼中芒生稍一假寐而中書催講章者  
又已在門頭膠枕上欲起不得兒童以熱水拭面乃得  
醒者書如在霧中嘗自笑以為不若青泉白石者之能  
有此圃也宏初入亭甚適既見兄勞頓心竊苦己而愀

然曰此余師焦先生之舊居也當余初第時攝衣屏息  
偃倭門屏下與諸弟子問業于此者不知其幾履藟之  
跡猶在門限卷硃未燥而先生已為遷客羊腸路險吾  
末如何若宏反覆于此而知伯修之寄意深詞旨遠也  
伯修殆將歸矣

文漪堂記 袁宏道

余既僦居東直之房潔其廳右小室讀書而以徐文長  
所書文漪堂三字扁其上或曰會稽水鄉也今京師囂  
塵張天白日茫昧而此堂中無尺波寸沼之積何取于

連漪而目之居士笑曰是未既水之實者也夫天下之  
物莫文于水突然而趨忽然折天回雲昏頃刻不知其  
幾千里細則為羅縠旋則為虎眼注則為天紳立則為  
岳玉矯而為龍噴而為霧吸而為風怒而為霆疾徐  
舒感奔躍萬狀故天下之至奇至變者水也夫余水國  
人也少焉習于水猶水之也已而涉洞庭渡淮海絕震  
澤放舟巖灘探奇五泄極江海之奇觀盡大小之變態  
而後見天下之水無非文者既官京師閉門構思胸中  
浩々若有所觸前日所見澎湃之勢淵洄淪漣之象忽

然現前然後取遺固甫白愈脩洵軾諸公之編而續之  
而水之變怪無不畢陳于前者或東而為峽或洄而為  
瀾或鳴而為泉或放而為海或狂而為瀑或匯而為澤  
蜿蜒曲折無之非水故余所見之文皆水也今夫山高  
低秀冶非不文也而高者不能為卑頑者不能為媚是  
為死物水則不然故文心與水機一種而異形者也夫  
余之堂中所見無非水者江海日交於睫前而予不知  
予則陋矣余堂何病焉

遠帆樓記袁中道

邑中無培塿之山獨江水自天而下捲雪轟雷為天下  
雄觀予謂峯固有飛來者今秦蜀之間開眼皆山安得  
峙一峯於此與江流相吞吐乎昔嘗游光黃間酷愛其  
層峰疊嶂而其土人則又曰吾安得千里一曲之水而  
日觀之蓋物珍于罕得久矣然以大江之洋三即山與  
水不相湊合亦有終日觀而不厭者予性嗜水不能兩  
日不游江上嘗醉卧沙石間至夜猶不去萬曆壬辰有  
龍陽人以舟載樓而鬻者大人鬻而建之宅右而令余  
居焉登而望之則大江橫亘其前浩々乎洵々乎昔所

煩步履而後得者一旦坐而致之几席凡江北之烟樹  
沙上之游人了了可數其風帆之往來者出沒於青槐  
綠柳之中或疾如馬奔或緩若雲停或千帆爭出或孤  
篷自振或滿插雲霄或半移疎樹頽而樂之曰是可名  
為遠帆樓也逾月有一妓來與之登樓熟視樓而下泣  
因問樓所由來予答以鬻之龍陽人妓乃愀然曰噫嘻  
此妾夫君別駕劉公樓也公既家居愛色畜妓甚多  
妾其一也終日于樓上教歌舞絲肉代奏歡宴窮日夜  
公既死妾之香火兄弟皆散去而妾身亦流落為游妓

孰知樓亦遠移至此因指白板扉上所畫花卉數種謂  
余曰此妾與女伴某窈公筆而戲為之者也以袖拂拭言  
與淚俱余乃調之曰汝獨不能學吟之乎妓收泪笑曰燕  
子樓被人買去時：將安居耶余因念此樓在劉公時  
為歌舞喧闐之所至余寂然惟破書敗紙堆列案間安  
安有所謂青蛾皓齒者乎則此樓亦大流落獨妓耶然余  
又思樓中雖蕭條而樓外江景甚佳但得堤不崩帆之  
遠者不日以近使余得安然居之讀書之暇繼以眺望  
眺望不已繼以沉酣自酌自醉自歌自舞亦未嘗不適

也而又何羨焉則謂樓之未始落寞也亦可樓凡三楹  
凡三月畢功而余姑記之以識歲月

白蘓齋記袁中道

伯脩賦性整潔所之必葺一室掃地焚香宴坐而所居  
之室必以白蘓名去年買一宅長安堦上行柏森疎香  
藤怪石大有幽意乃於抱甕亭後潔治靜室：雖易而  
其名不改其尚友樂天子瞻之意固有不能一刻忘者  
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予謂惟其似之是以好之也  
夫不能似之而好之則其好之也為浮蓋余少而侍伯

修山中長而依于宦邨歷求其生平與兩公真有大同  
焉者吾觀樂天子瞻為人大約皆真是淳篤不立城府  
而伯脩亦溫良重厚胸中無半毫鱗甲是其心同也樂  
天典大郡所携不過天齋石華亭鶴膝腰菱晚年買履道里  
宅至驚駝馬子瞻雖憂顛沛不輕受人絲毫無田可歸  
竟至流落而伯修賦性梗介泊然自守雖居官十餘年  
無異寒士終不以隻字干是其操同也若夫醉墨淋漓  
于湖山閒情寄託于花月借聲歌以爲心取文酒以自  
適則樂天子瞻皆蕭然塵外人而伯修少有逸興愛念

光景耽情水石塵鞅之暇招携二三隽人或高齋聽兩  
或射堂看月城內外剝菴遠自西山以至上方小西天  
諸處鼓舞仝侶徧往登臨是其趣同也樂天子瞻其文  
詞皆為一代宗匠而伯修少時操筆便有新意余游天  
下多矣若詩律之脫而當文字之簡而有致亦未能有  
勝伯修者過此以往又焉可量是其才全也樂天子瞻  
雖現宰官之身皆契無身之理而伯脩參訪既久偷心  
久絕是其學同也其不同者兩公矯之諫諍覺風節外  
見耳然是時樂天身為諫官子瞻起家制科皆有議論

之責今伯修方侍春官育養元良旦暮陶鑄天下養其身以大有所用豈其出位而言效制科人之習氣以為極則乎假使伯修為諫官其又肯默然耶是亦未嘗不同也昔子瞻亦自以為出處老少同於樂天蓋庶幾此翁晚年閑適之樂而老為逐人卒飄泊于蠻貊獠洞之中竟不得與樂天同樂盖有故矣樂天當朋黨甫動時即奉身而退為散官為分司而子瞻自元祐以後徘徊公卿間如食蔗然曾不為引決之計故宜未幾而禍生也樂天懷知足之情子瞻多幹世之意然而禍福之幾亦可

畏矣今伯修官漸高祿漸厚然每見必屈指謂余曰吾數年歸矣嗟乎伯修近日所欲同而吾輩亦必欲其同之者其尤在白乎其尤在白乎

硯北樓記 袁中道

萬曆庚戌夏中郎請告歸楚卜居沙頭得廠樓葺之名之曰硯北予問其故中郎曰昔通人段成式云杯宴之餘當居硯北夫人生閑適之趣未有過於身在硯北時親韋編者也我昔居柳浪六年日擁百城即夜分猶手一編神甚適貌甚腴及入宦途簿書鞅掌應酬柴棘南

北間閑形瘁心勞幾不能有此硯北之身今幸而歸矣  
 中年以後血氣漸衰宜動少靜多以自節嗇山水雖適  
 跋涉亦苦此亦宗少文築江陵息影卧游時也然而寂  
 處一室又未能即效寒灰古木之事勢不能無所寄  
 以悅此生柳下之鍛叔夜所以寄也吾不堪勞麴蘖之  
 逃元亮所以寄也吾無其量白鶴何嘗之調戴仲若所  
 以寄也吾不解操若夫貯粉黛教歌舞以耗壯心而遣  
 餘年往猶有此習今殊厭之昔裴公羨一生醉心祖  
 道而晚年托鉢歌妓之院自云可以說法度人白樂天

亦解乘理至頭白齒豁時携羣粉狐往牛竒章宅中鬪歌  
 有何好而自云天上人間無如此樂雖云游雲幻霞無  
 所汙染然道人自有本色行徑湯能沃雪盛湯凝火  
 能銷冰強火滅出水垂蓮花之質切泥損太阿之峯  
 以此為寄是以漏脯止飢雲白已渴也吾必不為然則  
 吾之所寄體惟此數千卷書耳陶弘景謂人生解不能  
 能周于天壤區惟恣五欲寔可愧耻挂冠神武遂居  
 積金澗之松風閣孜孜披閱此吾師也往周旋龍湖老  
 子見其老不廢書人或規之老子曰他日青蓮池上諸

識不

明文海  
大士媿：豎義我以固陋張口雲霧此幾許苦痛事人  
以為謔吾寔心佩其言今而後將聚萬卷于此樓作老  
蠹魚游戲題燮興之所到時復揮洒數語以疏滄性靈  
而悅此硯北之身吾志畢矣吾計定矣此予命名意也  
弟其為我記之予曰諾遂退而次其語為記

青蓮閣記 湯顯祖

李青蓮居士為謫仙人金粟如來後身良是海風吹不  
斷江月照還空心神如在按其本末窺峨嵋張洞庭卧  
淪陽醉青山孤踪掩映止此長江一帶耳風流遂遠

八百年而後乃始有廣陵李季宣為季宣之尊人樂翁  
先生有道之士也處囂而神清休然穆然夢若有持清  
都廣樂徘徊江亭以祝將之曰以為汝子覺而生季宣因  
以名生有奇質就傅之齡騷雅千篇殆欲上口弱冠能  
為文章雲霞風霆藻神逸氣遂拜賢書名在河岳公車  
教士尊人惜之曰古昔文人雅好鳴琴之理子無意乎  
季宣奉命蒞仕授山以東濟陽長三年大著良聲雅歌  
徒咏然而雄心未弇俠氣猶厲慨然出神武門歸而  
騷牢夷猶乎江臯夷堂發夢層樓其上望遠可以賦詩



居清可以讀書：非仙釋通隱麗娟之音皆所不取季宣喜賓客而蕪城真州故天下之軸也四方游人車蓋帆影無絕通江不見季宣即色消而神愜以是季宣日與天下游士過從相與浮泊跳踉淋漓挫以極其致時：挾金焦而臨北固為褰裳蹈海之談故常與游者莫不眙睨相視嘆曰季宣殆青蓮後身也相與顏其閣曰青蓮季宣嘆曰未敢然也吾有友江以西清遠道人試嘗問之道人聞而嘻曰有是哉古今人不相及亦其時耳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唐人受陳隋風

流君臣游幸率以才情自勝則可以共浴華清從階升娛廣寒令白也生今之世洎蕩零落尚不能得一中縣而治彼誠遇有情之天下也今天下大致滅才情而尊吏治故季宣低眉而在此假生白時其才氣凌厲一世倒騎驢就巾拭面豈足道哉海風江月千古如斯吾以為青蓮閣記

前四宜堂竹樹記

俞琬綸

有引

舊堂前多竹樹障蔽湖山伐去過半守者懼罪乞予聞于主人芬月達夏携所同志幽尋僻訪清壑詠地迺得

此堂：在鄧尉。余十年先餽芝於是山光依：如戀風  
契諸子攻苦互相策書席連臯比夢沉經笥禁自幃中  
焚膏晷繼余則不能遠睨高睇若先難來茲景易互埋  
首而度既將曷悔日與淨持快游美睡講修生理問震  
且事瓶花香兩一爐一偈此堂之南竹木為崇碧虛境  
湖蒙以箭箭縉霄細嵐驅遠側避余命童子設漿以祭  
既誅以文利其斧鑕血移難首爰及偏裨堂乃齡然而  
生朗氣紫磨素霞禿來貢異曙影張屏飛湍吧翠近堂  
諸山漁洋為最在堂左偏為堂壘癘堂左憇勞姑且勿  
刈以籠漁洋使壘破碎守此堂者瞋目而視余問曷故  
僕且下涕曰吾主人屬吾掌寄一葉一枝皆有教計君  
恚剪除我將獲戾余曰勿恐爾且寬慰所伐無多所得  
億倍頃三萬六峯七十二齋入此堂昏吾所賜僕曰雖  
然非主人意請君數言榜此堂內主人見之白我之罪  
予應曰可乃為是記

居易堂記 趙南星

常可行為堂落成而名之曰居易過趙子告之曰敢請  
先生之言以置座右趙子曰嘉哉名乎蓋子思之言曰

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倖此其生于末世習見其時士大夫之行感慨而為言者也夫君子之制行立言將以救風而輔運化也萬古一道誰非可居易者萬物一天誰非當俟命者唐虞三代之盛其君子明保其身行成名立而朝家自顯庸焉居不知其為易也亦不知所謂命也自世道之衰據權秉斗者用其私意所升所抑所予所褫所榮所辱顛倒襟襟而下之人化之是非毀譽皆以為報恩洩忿之具于是天下之事漫無所憑悲舉而歸之於命小人者則以為天地萬物盜

古

也健則得之孱則否狡則得之駸則否捷則得之鈍則否何命之有故恒存必得之意存必得之意則其所以求之必有非其道者如是而得之則自以為術巧而謀至而不知其命固宜得也彼小人之闔阨而齟齬者殊亦不少唐虞之四凶是也彼且如命何君子者奉天之制遵聖之矩率性之常修人之紀饑食而渴飲夙興而夜寐漠然無所求于天下然而未嘗無得也其命之亨也夫命宰於天：委於數非曰求則與之不求則靳之也君子俟之而已俟之者非俟其得也以其居易而

不求故謂之侯也居易者非擇其易而居之也是人之  
所常然以小人之行險而較之故謂之易也易險者蓋  
取喻於地形云君子者以安宅為宅而偃息其中小人  
則追飛鳥學懸猿入虎穴探龍淵惟利之求不顧軀命  
人之品君子為吉小人為凶吉人宜得小人宜失仁義  
者性分也富貴者外物也得外物而失性分何得之有  
故君子有得而無失小人有失而無得况居易者不危而行  
險者多禍此孰逸孰勞孰智孰愚頗亦無難知者而何  
小人之多也人之為君子小人蓋亦有命焉富貴可倖

致而小人之名不可倖而免也可行吾黨之君子也心  
存心乎忠信而行依于德讓曾為天官屬有聲而擁倖  
不容出之于外所至競以官守不以一字干貴游積次  
遷轉未嘗跬步先人嘗語余有欲用之于邊者邊吏多  
速化不敢為也余遂與可行約必無為邊吏此所謂居  
易以俟命非耶堂之名居易也可行身有之矣是時可  
行來吾趙司臬事未幾而主計者用秦中楊直指之言  
貶秩一等可行遂歸此亦居易之效也余為之記復作  
漳水之詩以貽之其詩曰漳水之東有濁有清君子為

明苑海  
卷之三十九  
十一  
堂即于清漳匪多于陰匪多于陽且文且質亦卑亦昂  
肅七僮僕夙興餐掃有客來斯叙談心道昏姻來斯莫  
不和好飲之食之莫不醉飽燕巢于梁羣雀來賓有鳩  
有鵲其鳴好音犬無吠雞司其晨乃寢乃夢雲霧幕矣  
俄而霏矣白日灼矣雲霧幕矣羣小之障白日灼矣君  
子其言

思黨亭記 趙南星

余邑恒山之小邑也僻在孔道之西風俗朴野人情坦  
率他邑井水多苦或鹹是邑獨甘其土宜樹客之來者

遠而望之菁葱蔭映則知其高邑也余癸巳罷官年四  
十四即得偷閑前乎此趙酒色黑而味濁近來南和刀  
酒致佳而士大夫之有韻者其家醞往不下刀酒余  
笑曰此天之所以為我也乃于東門之外為園曰芳茹  
園為堂曰誕芝堂上之堂曰謙美簾西曰遜美簾上之  
西曰菊花亭堂之後曰菜花亭菜花之亭北最後為感  
恩樓其西亭以雨香城池之岸也旅之以石磴而下為  
軒于水之中柳之下為聽蛙軒岸之北為觀音菴鑿池  
種蓮汲井灌之易涸也有容教盍近井乎乃為亭于菜

花亭之南井之東周之以蓮池亭南門北為門東西為窓  
亭之後皆竹也四圍列墉皆悉冬藤也竹林中鑿石以  
為流觴曲水井有水車與水而上每灌蔬則蓮先得之  
流觴則曲藤花之畦入于曲水而注于池蓮盛開時余  
練巾竹屐坐其中蓮花環向呈萼送香清流隕墜鏗鉤  
有聲余手欲鼓也足欲舞也已而念平生之狂愚己丑  
以封事忤要人賴史太常諸君子力救之張考功力持  
之免癸巳又以内計得罪執政者向回以為有黨至是  
遂直以為結黨逐之而太常自以為黨引去于儀制高

大行諸君皆以疏救貶此皆執政之所謂黨也安得聚  
首斯亭作黨人會耶乃歌曰東園之池有荷煌上余美  
來思為製裳東園之竹其葉舊上余美來思以笑以拈  
東園之樹旆上其葉余美來思于茲步履東園之鳥唱  
和其音聊飲我酒以緩憂心于是名其亭曰思黨亭屬  
梁衆甫書之而揭諸君子之姓名于座右客有問于余  
曰洪範稱無偏無黨孔子言矜而不爭羣而不黨上也  
者小人所以空人之國者也子何黨之思也余應之曰  
書以黨與偏並言孔子以與爭並言故以為不可耳孔

子以前未聞以黨空人之國者自東漢乃有之三代之  
季無黨之名其國亦空若以黨為諱則孔子言吾黨之  
小子而人倫之中有父黨母黨妻黨之親以至于鄉黨  
皆可廢耶夫天下之人不過欲富貴耳而不知為善之  
無妨于富貴者也皆以私意持富貴故與君子異趣各  
相為也各相左也相為相左必有其事此其主張在當  
國者當國者固以為黨而藉口寔于人以佐攻驅除或  
告之曰彼某事相為也彼某事相左也徐而覈之果相  
為也果相左也于是君子皆植黨而害人者也蔓延波

及不盡逐之不已夫凡為人臣所共事者一君也猶人  
子所共事者一父也苟有益于國家孰不可喜苟無害  
于國家孰不可容何至鷹瞬虎視搏攫之為快哉此  
其于君父何如也吾不能易其心而徒喋喋然置辨曰  
我非黨也將以為國家也雖唇乾舌敝何益且彼皆明  
知之而第以為不利於己耳人之情樂軒冕而厭常布  
習知黨之不利也咸欲跳而求脫遂使駭斬乖離膠漆  
解散甚至回戈內向以示丹青之信然則天下雖大人  
羣雖衆其為黨者無幾也如之何勿思哉亭成于萬歷

丁未四月夢白主人記

海亭記 周思兼

觀察大夫吳公之先故雲間上洋人徙長安上洋去郡九  
十里東瀕海郡中諸水由青龍江南折入浦而東流注海  
公之先家焉公雖居長安心思故鄉不忘京兆舉明經  
對策擢第顯名意終不自得上書曰臣聞人之有宗猶  
水有源木有本也臣賴陛下收錄臣幸顯榮矣顧自念臣  
先人墳墓宗族在上洋未嘗得以春秋埽除會父兄長  
老臣甚自愧惟陛下幸察書奏天子嘉其意賜告歸會

同郡林子范子亦以洗沐至公謂二大夫曰僕家長安  
中未嘗見海今幸得賜告至此夫玄處所賦侈靡過其  
寔廼諸子百家所載莊生列禦寇歸虛尾閭之論海信  
廣大竒怪私心慕之甚願觀焉二大夫曰善相從至海  
上海上多亭障置酒亭上憑高延望數十里天末深碧  
與天同色而差異歟灑不定問津吏津吏曰海也公顧  
二大夫曰彼其蒼上者何曰張華所謂滄海許氏謂黑  
而晦者是也頃之有聲如風如沸湯曰潮候也有呼而  
奔者曰漁子避潮也未幾平岸蕩漭千里極目不可斷



乍進乍退有物出入彷彿難迫視曰海獸也潮至故戲潮夫陸之所有海亦盡有之少南有山若沉若浮潮汐無異曰浮山也浮山南有山多林木曰金山也二山旁則泰山柘山或立海中或半入海頃之諸漸隱不見曰海霧也占有大風風果作濤益怒上沃天日倏忽萬變不可狀公與二大夫恍然相視而嘆因論天地之大陰陽之盈虛消息蓬萊方壺之屬誕謾無有秦皇漢武皆英主恨迷不悟與夫鄉衍所稱之謬是日三大夫亭上辯難意最懽日昃乃罷其後公補尚書郎中數年以功

次遷觀察大夫將歷下軍屯安德以備匈奴是時公開府尊重猶時思海上樂欲一往終不可得故自號海亭明其志時周子奉使清源周子與公同郡厚善告以故周子曰公既已貴乃幸使國也甚厚昔陽子徙潁川蘓子徙陽羨二公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輕去其士卒蒙誚讓公徙長安卒久不忘其世公所謂長者耶過二公遠矣然四海方一家北盡遼海南至珠崖皆內屬為臣揚帆一月可至公今握重兵屯要害御史察廉舉奏公治狀可任天子方大用公入列九卿致位三公出以重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百三十九  
重臣經營四方所至即家何必滬瀆吳淞乎公謝曰先生教甚善先生居海上知海必備先生志之他日使四方觀先生所稱猶至海上也

許秘書園記 陳繼儒

士大夫志在五岳非絆于昏嫁則窘于勝具勝情于是葺園城市以代卧遊然通人排闥酒人罵坐喧笑呶詈莫可誰何門不<sup>得</sup>堅扃主人翁不得高枕卧欲舍而避之寂寞之濱莫若鄉居為甚適吾友秘書許玄祐所居為唐人陸龜蒙角里其地多農舍漁村而饒于水也又最

勝太公嘗選地百畝菟裘其前而後則樊豬水種魚玄祐請甃石圍之太公笑曰土狹則水寬相去幾何久之手植柳皆婀娜縱橫竹箭秀擢菱牙蒲戟與清霜白露相采采大有秋思玄祐乃始築梅花墅竇墅而西輦石為島峯巒巖岫攢立水中過祀菊齋盤磴上躋映閣君家許玉斧蓮小字映也磴咳分道水唇露數石骨如沉如浮如續如斷躡足蹇渡深不及踝淺可漸裳而沆香洞門見為塔岬峯竇暗疏明水風射人有霜電虬龍潛伏之氣時飄花板冉也從石隙流出衣裾皆天香矣洞窮

宛轉得石梁上跨小池又穿小西洞上枕招爽亭憇坐  
久之徑漸夷湖光漸劈苔石累上嚙波吞浪曰錦淙灘  
指顧隔水外修廊曲折宛然紫蜺素虹渴而下飲逶迤  
北行有亭三角曰在澗所謂秋歛半簾月春餘一面花  
是也由在澗緣塔而登濃陰密篠葱蒨模糊中巧嵌轉  
翠亭下亭投映閣下東連雙扉向隔水望見修廊曲折  
方自此始余榜曰流影廊窈窕朱闌步上多異趣碧落  
亭踞廊面西上山烟樹撲墮檐瓦几上子瞻與元章欲  
結楊許碧落之游楊為楊羲許為許邁亭義取此碧落

亭南曲數十武

雪

一龕以祀維摩居士由維摩菴又五十

武有渡月梁上有亭上可候月空明漱灑穀紋輪漪若  
數百斛碎珠流走冰壺水晶盤飛躍不定渡梁入得閑  
堂閱爽弘敞檻外石臺廣可一畝餘虛白不受纖塵清  
涼不受暑氣每有四方名勝客來集此堂歌舞進進觴  
詠間作酒香墨綠淋漓跌宕紅綃于錦瑟之傍鼓五楹  
鷄三號主不聽客出客亦不忍拂袖歸也堂之西北結  
竟觀居前楹奉天竺古先生循觀臨水浮紅渡上北樓  
閣以藏秘書更入為鶴蘂蝶寢游客不得踰矣得閑堂

之東流小亭踞其側曰滌硯亭上逶迤而東則湛華閣  
摩于羣木之表下瞰蓮沼上匝長堤而垂楊脩竹芟蒲  
菱芡芙蓉之屬至此益紛披輻輳堤之東南陰森處小  
縛團蕉鷗鷺鳧鷖若作寓公于此中旅坐不肯去此中  
爽霞蓮露續綺錯而一片澄泓蕭瑟之景獨此寫出江  
南秋故曰滴秋菴者王太史游香山欲與二三子作妄  
想若斬荻蘆陂隰畫田荷花使十五小兒錦衣畫舸唱  
采蓮詞出沒于青蘋碧浪之間可以終老今玄祐不妄  
想而坐得之又且登閣四眺遠望吳門水如練山如黛

風帆如飛鳥市榼簇上如蜂屯蟻聚而主人安然不出  
里門部署山水朝絲暮竹有侍兒歌吹敲左絃右誦有  
諸子讀書敲飲一杯拈一詩舞一掉浴涸而巡之上留  
雲借月之章批給月支花之券袍笏以拜石丈絃索以  
謝花神此有子之白樂天無謫貶之李贊皇而不寫生  
縮不立粉本之郭恕先趙伯駒之圖畫也秘書耒老園  
日涉石日黥魚鳥日聚花木日爛漫篇章詞翰日異而  
歲不同余且倣角里先生籐轎豹席筆床茶灶叩君之  
園而訪焉相與唱和如皮陸故事玄祐能采杞菊以飽

我否

放鶴亭陳繼儒

宗承五代餘至咸寧景德朝廷始無事能容二三隱君子點綴太平如陳搏种放魏野以及孤山之林逋是已余嘗讀其書因考其世有賜號和靖處士者真宗也賜謚和靖先生者仁宗也建延祥觀詔徙諸墓而和靖墓獨留者高宗也生而唱和出俸錢以新其廬者太守王隨也歿而服緦麻哭奠于廬側刻臨終絕句納之壙者太守李諮也林翁本布衣逗漏聲光漸上為朝野所物

色粟帛軒車貴相望于岩穴豈不婚不宦人之始願哉計無可謝客則放舟于山青水碧間而家童縱鶴報之不得已復還矣予嘗笑童與鶴不解事而又多事山不深林不密加以三百六十樹梅花如桃源引入漁郎而和靖烏能拒客也雖然今有司迫于功令埋沒催科中公署膠庠不蔽風雨和靖山澤懼誰暇過而問焉吾嘗繇西策杖訪之遇老僧叩曰揭曼石建處士橋安在曰但見斷溝耳王庭書和靖先生墓五字王眉叟張伯雨作祠堂庖湏安在曰久蔓荆藜中皆零星殘碣耳李

析結巢居閣于羣木之表安在曰僅存數武壇壝耳余  
謙構亭于地而李端李鉞新之有是乎曰非其故址矣  
郡人于冕沈恒種梅遠樹陳子安送一鶴為山中司墓  
無恙乎曰梅枯鶴化游者寂々矣若是則孤山真孤隱  
士可隱而吾度和靖之靈尚有不安于此中者非恨其  
太寂恨邇年西湖之太喧又太垢也魏當祠初建第一  
橋與孤山隣近一片潔淨地卷為毒霧腥烟隻鶴有知  
必且啣和靖之衣而遠去之以餘糧不及為幸一朝瑞  
收往時士大夫喪心塗面稱功頌德者亟欲仆宮碑刻

去官爵姓氏不可得獨處士骨雖朽而名香梅與鶴無一存  
而園々皆有生氣孤山如故水竟安在哉崔使君重建放鶴  
亭于暗香疎影之內直將湖山近年之遺穢蕩滌而被除  
之雖謂崔使君為和靖招魂可為和靖招隱亦可為和靖起  
懦而庶頑亦可如此韻事豈容復由以遜後人也崔使君初  
宰崇仁不肯作魏祠詩借漕事中傷遺緹騎提銀璫遠  
至淮泗日間聞熹宗宴駕得生還今皇帝賜環未久分司  
浙中操守峻而詩文潔和靖快心于使君將無蘧蘧白諸公拍  
眉把袖而還嬉于此亭之上下守若種梅寵鶴歌咏而流傳之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百三十九  
或孤山拾遺補闕則有使君子之子殿生徐仲菱陳則梁顧霖  
調汪然明吳今生 在皆鶴背上人也是不可以無記

春浮園記 蕭士瑋

余世家柳溪楊文貞貽先宗伯有溪影入簾春雨足之  
句余園去柳溪可二百武背市負郭便耕釣之樂而無  
鳴吠之警結屋數椽以畜妻子左帶平原水木幽茂蟬  
鳴鳥呼頗類山谷折而北為公安亭上古壇地也霜雪  
之所磨憂風雨之所剝蝕虬枝鐵幹俱已蕩為冷風烟  
雲公獨巍然魯之靈光殿每婆娑其下令人有遺世之

想為稍前則金粟堂老桂叢生其中其東有廊臨芙蓉  
池清露晨流荷香細上倚笑臨風致足樂也從此走嬋  
娟逕上濱湖修竹數畝便娟可愛因取益東野竹嬋娟  
以名之逕有洲如月望遠樹如薺上則杯山矣山半峙  
湖中從湖視山如杯從山視湖還如螺泛上于盆中也  
陟其巔魚遊樹杪人行鏡中樹影俱從中流而見走山  
麓則聽鶯弄也弱肌欲眠嬌喉宛轉雜以絲竹便欲卧  
耳弄北有橋上可百武目力所際波遙似岸上外固湖  
也每風發水橫鳥難徑度輒擇邊而飛橋最宜月秋澄

輪滿迫以驚湍勢不能負冷已有聲耳其被于他人以  
為霜也從林而落風斯爛矣竟無月為者久之得山為  
曳如練光漸移過樹乃知是月也月竟小矣橋之南古  
柏林立皆宋元物也自此數百武叢篁夾路時避時就  
輒與人易歲其一丘于曲折之中者宿雲墩也古藤壽  
樟七雲宿霧薰風徐來輒為所留久之乃得去故雖暑  
月益懷霜氣去墩數十武植緋萸百株紅粧臨水嫣然  
可愛稍前則走愚山道也疊嶂夾天角立競出長江一  
線時見樹杪帆影千章半落酒杯碧知湖外草色如烟

白在山腰雲容似帶谷出其外足與水爭地水囓其趾  
撥爾而怒扶以罡風勢恒欲墮遊者縱饒勝情亦難穩  
坐旁攀一山往來水上朝似東暮欲西徙衝寒梅放香  
十里者浮山也山空無人花自開落參差遠樹微露綺  
疏是為秋聲閣矣閣旁種玉蘭西府海棠之類太真靈  
醉午睡初足號國承恩平明澹掃憑欄靜對不惟忘憂  
可以忘老至于四時之變亦畧可言門掩黃昏數陣香  
雪淚濕胭脂幾番紅雨一往深情幽閨無賴若夫木葉  
微脫寒鴉數點山氣夕佳歸飛千翼蕭條高寄斯固幽



人之微致矣。兼以夏之日、冬之夜、闔扉晝酣、棋聲松間、月明林下、美人忽來、雖暄淒頗異、而為懽畧同。又况氣候變于昏旦、丘壑殊其晴陰、自非身習、鮮不河漢橫舟、而渡林木翳然者、蕭齋也。齋旁亦結小閣、東望瑤山、王子年上昇之所也。北眺娥媯、陶皮二仙、丹灶在焉。余少有輕舉之志、長而知天上至尊、檢校最勤、盪接甚勞、縱或難老、性亦不耐、又情幽斯鈍、想明斯聽、仰箭射空、勢盡還墜、熠々清擾、徒自苦耳。何如水邊林下、得以澄懷觀道、故一丘雖小、備極登臨之巧者、蓋欲終老于其中也。

山南數百武、列植木樺、芳烈撲人鼻、久成勞、拾級而登、一樹一臺、前帶平湖、後枕古樹、遊人至此、足倦、嘗地差可少憇矣。臺南古樹百章、孫枝旁柯、咸可蔽牛、日月至此、輒相隱、避光如雨、點自枝間墮、微風鱗々時、碧時白如千尺霧、穀布地上也。每高天流火、揮汗成漿、累徙不如意、纔入其中、便想衣裘茗柯、田々綴以寒花、綽約冰雪、微聞香澤、水仙差堪作婢耳。過此即還公安亭道也。余園居多暇、涉筆識此、大約如忠恕、馮天、外遠山、淡淡數峯、聊自怡耳。安得吳道子一日之功、李師訓數年之

力以盡余園之致也春浮主人曰昔魏公子無忌奪符  
卧内推晉鄙軍西卻強秦北存弱趙志意亦太豪矣及  
功成身疑進退失據日飲醇酒弄婦人以消耗其雄心  
烈士莫年大致然也若夫情之所至一往而深遵途而  
聘窳輟而嘆蘭亭金谷達人之勝概也而痛性命之不  
永感凋落之無期逸少云欣于所遇快然自足及所之  
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桑葉落而長年悲其亦有  
大不得已者以奪其任生之情者乎余年來壯心已盡  
深情猶存一丘一壑聊以極余情之所至耳嗟乎情非

我能忘之也送君者皆自厓而返水窮山盡行興自銷  
耳亦有戰勝而肥為余不知者乎東風至而酒湛溢其  
中氣已薄矣夫固不及情者矣

薔薇壁記 孫慎行

薔薇無處不有乃于吾園爛開視若錦屏然徘徊玩之  
真所謂淑帚千金者也然非其花之謂也自三四年間  
海內高賢大良壯夫偉士所名松筠其幹蘭蕙其心一  
旦捶辱于幽扉慘囹中雖光采冲天而形質沉埋九地  
者何可勝道而吾竟荷聖天子赦詔以免吾得與園日

相守并以茲花繁茂為先榮不至道旁之流離窮邊之  
骸骹又所謂直木多伐而支離之全者也不亦榮幸矣  
哉雖然亦非吾與花之謂也丙寅春吾嘗植兩玉蘭于  
庭方春花為盛開迨六七月又開視前加稠焉吾以病  
卧數月不至園僮子持數十朵歸時之覺了無况味爾  
時威政日亟而禍亂足憂也豈直性命之虞今聖天子  
撫御一年來蠹賊以剪瑾瑜以章珪璋以特達樸遼以  
生上吾即老病不復冠帶而忽逢聖天子特知排恟議慨  
還官誥得以垂老舊臣長日從容徘徊屏下然則花之

足喜悅豈直在吾昔也縱竒花異產不過增萋楚之悲  
今也即蔓草凡花便足歌黍苗之蔭夫吾一生死榮辱  
何足云而聖天子隆興景運嘉惠宇宙弘恩不可以無  
也因書為薔薇壁記崇禎元年戊辰七月十二日也又  
憶丙寅夏有蓮一株高四尺五寸穿葉心而出如佛旛  
蓋早晚無舒放開凡九十餘日素知花者嘆未有然吾不  
此之記而記薔薇傳偶一見而薔薇歲上見其歌明盛于  
無窮者將在是

東溪草堂記 蔣鏞

余既築東溪蘭若復廬其左方丈地曰東溪草堂環草堂為茂林長溪為竹韻為松濤為九疑黛色余間休沐為則睹亡黃髮杖而從余為三章約法毋工綿最毋用俗藥毋戕生命則皆願如約已復矍然自念凡予所與諸公約皆以雅道相成顧予則俗吏也吏以俗自程功令亦以俗程吏一切刀筆筐篋錢穀委輸司空城旦惟吏職之間一入法酒則委蛇罄折一獻百拜稍稍商及幽人韻事輒詫為踰檢閑蕩官守譙訶四起甚而操吏議隨之故吏道之俗不寧吏趨之課吏者又為之繩

約令追而就之夫以俗吏而談雅道毋乃不倫而達者謂不爾亡夫單父之琴漆園之曳尾彭澤之糟牀獨非吏耶姑無論其至者若柳司馬之為永州幽泉怪石無遠不到亡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若坡公宦所至名勝買田卜宅若營菟裘錢思公守西都歐謝諸公在幕下一夕抵龍門香山雪大集忽烟靄中車馬渡伊水則公遣厨傳歌妓來傳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毋遽歸也彼其時工箴吏議豈視今日遂疏濶而雅韻襲人千秋可想乃人推真品吏議循聲方之今日尾瑣齷齪寧直

霄壤由斯言之古者以雅韻兼牧吏而治蒸<sub>七</sub>起今以俗務專程吏而習轉靡<sub>七</sub>豈古今人遂不相遠也夫人情莫便于真相與莫不便于矯相蒙今矯為不便以籠天下士大夫其士大夫強捐其所便以就所不自便至于精神象貌舉不自用而為吏用又不寔為吏用而貌為掃<sub>恭</sub>功令者用彼一身之內不能自主又何所挾以對吏民而奏操刀製錦之技蓋自俗病中于吏則人品偽人品偽則吏治偽而世幾不可為矣余幸不敏不習為吏故不習為俗又居荒僻之邑得自跳于俗又得長林豐

草之地以便宜蠲俗禁而矯語雅道以夸都人士或謂余坐堂皇則為邑長宜從俗坐草堂則為山澤長宜從雅夫雅俗不並陳豈其宜于山澤者不宜于都邑今余為治三年矣筐篚錢穀諸務靡刻不拮据而絕去町畦掃除煩苛雅道與吾民遊羲皇而登畏壘民之便吾約不減草堂三章吾安吾吏之拙以追古人之雅漆園彭澤諸君子吾師乎吾師乎自余有草堂而邑之父兄子弟始知俗吏竟有雅遊余安可以無紀命識諸君時為天啓壬戌之孟冬既望

天啓五年三月...  
 余始...  
 辭...  
 不...  
 年...  
 人...  
 某...



